

我有一片天

男女之间的复杂与暧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紫薇绿衣搭配旗头大红花这略显“村俗”的宫女造型，在我看来却美得动人心魄。

今宵且尽一杯酒，与你同消万古愁

琼瑶的一生，其实见证了20世纪中文的命途多舛、难度度世。很多时候，琼瑶都像是一个摩登遗老（modern archaic），用古典抒情来应对前所未有的现代性（modernity）。

纵观琼瑶创作的各个阶段，古典始终作为现代的参照系而存在。如《一帘幽梦》是琼瑶最具时尚性的作品（三度被改编为影视剧），但被欲望淋湿的国际大都会里，琼瑶却要让人们“将柔情深种”，又要以“落花成冢”。而这种通过古典氛围反思现代商业社会的创作思路，在琼瑶的后辈、并称台湾文学“二萧”的萧飒（1953—）和萧丽红（1950—）身上延续。前者有《如梦令》，后

谈情说爱作诗赋词，人生如梦。



者有《千江有水千江月》，这些作品都是日益“现代”的台湾社会中挽歌式的存在。

有人说琼瑶作品往往是一个“清醒梦”（lucid dream），梦着却又清醒着。一本文学史著作这样评价琼瑶作品：“展示冲突不断迭起的情感历程，体现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内心深处对情感的渴求，这使得琼瑶的小说受到台湾广大市民阶层的普遍欢迎。”

琼瑶善于从古典中挖掘出那些至情至性的篇章，在穿越古今的情感书写中挖掘出文学和人性书写的俗常，再嵌入一个个她观察到的现代华人世界的人性困局中（她自己也是这困局的一部分），用古典之隽永救赎人性之庸常。如果说张爱玲用古典的老辣来讥讽现代人的卑俗与虚伪，那么琼瑶在这一点上要比张爱玲来得慈悲。

琼瑶并非现代性的旁观者，向古典的回撤实乃写作策略。那绝不是“AI一样毫不费力创作古诗词”式的炫技，而是一种更隐蔽的流量密码，好像《还珠》第二部里尔康轻轻松松即识破了紫薇的悄悄话（诗话）。

古典对琼瑶来说是一种后现代神话。古典不是僵化的，处在现代之中的我们“创造着”古典，“创造着”神话。新自由主义社会+信息时代的来临，使得“古典在面对如此严峻的现代时究竟还有没有用”，成了一个琼瑶自己也没有给出肯定回答的问题。

古典的处境就是琼瑶的处境，也是女性的处境。用任何现代赋权的方式来理解古典或者女性，或许本来就是一种时间错乱（anachronism）。琼瑶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古典主义者，但她和叶嘉莹一样，在纷乱的当下始终吟着诗。

在琼瑶的告别视频里，逝者宛如天赋诗心的孩童，向世界忏言：“无论是好是坏，无论是对是错，那个我，那个我……当此刻，当此刻，有如火花与雪花同时绽放，我将飞向可以起舞的星河……”

如果我们都是“情”之文字狱的犯人，那么就判处我们终有一死。

作别琼瑶。民